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戴 玲 版式设计：谢云辉
企業家日報 ENTREPRENEURS' DAILY

生活中略嫌俗气的金钱有时像一部小说,需要拥有者细细品味。窄的应该是钱财——物质,宽的应该是心界——精神。事实上,对于金钱的态度,透露着一个人的生活境界。

抽身金钱外,留一点“心理宽容量”

■ 黄轩辕

虚荣心带来的“苦难”,都是人们自找的。“退后一步天地宽”,对金钱的追逐中,我们不能为金钱而自寻烦恼,要给自己留一点心理的“宽容量”。留一点“心理宽容量”,没钱的人可尝试逐渐习惯于囊中羞涩,就像逐渐习惯于其他事情一样。

从“红包”攀比说起

“恭喜,恭喜,红包拿来!”对于多数人来说,在儿时记忆中,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过新年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,最伤感的事或许就是被大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。然后,大人许了一个愿……结果最后忘了,没有履行诺言。

压岁钱红包的厚度是必须用钱撑起的。春节,是对新的一年寄托希望与祝愿的美好节日,象征着传承,象征着团圆、亲情。“压岁钱”作为春节符号之一,已不可或缺。现实中,大多数的人都囊中羞涩,手头多多少少都有几分紧张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在大多数地区,像压岁钱这样的红包的“含金量”也是大幅攀升节节高……一个红包不足“惧”,要发的红包多了累计起来也是一个大数目。

一些地区的农村刮起“伪富”攀比之风,“红包”攀比只是其中的一个现象。近些年,农村迎来大发展,赚到钱的人明显多了起来,贫富差距随之逐渐拉大。不少人见别人回乡开好车,城里乡下都有房,产生自卑的心理。明明赚不到钱,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,回家就采取伪装的方式,假装成有钱人,很有本事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与家人留点尊严。

金钱能否衡量爱情?就像再美的女人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袭一样,再果敢再挚烈的情也抗不过金钱的侮辱——“穷养儿子富养女”,在一些地区,为了自己珍爱的女儿,女方“彩礼”要到天价的事情层出不穷。然而,就是这天价“彩礼”让一些相爱的人束缚了追求爱情的脚步难以相守,这其实是真正的悲哀。说到底,这也是“嫌贫爱富”的狭窄心理在作怪。

一场“疯狂的赛跑”

在金钱营造的氛围里,它让你联想的翅膀飞呀飞——追逐中,或许你的钱会很多很多,而没钱会很悲很悲。金钱,让人充满欲望。疯狂追逐中,随金钱宽延而生的是人们的虚荣心,其作祟对象,不分贵贱,不分贫富,不分智愚。

现实中,大多数的人都囊中羞涩,手头多多少少都有几分紧张,只不过程度有轻有重——在有人急需钱解决吃饭问题,有人急需10万元购房,有人急需100万元资金周转……

于是,人们疯狂追逐金钱的进程永无止息,我们日日夜夜都能听见无数急促的脚步声——有的在奔跑,有的在快走,有的一瘸一拐,全都急急忙忙。蜂拥前进的人流中,要缠万贯的和一贫如洗的,兴高采烈的和愁容满面的……个个急不可待,手忙脚乱,你争我抢。强者将弱者挤到一边;精明的偷偷超过愚蠢的;跑在后面的拽着前面人的略踢;而跑在前面的踢开身后的人。在这场“疯狂的赛跑”中,个个争先恐后,人人都竭尽全力,都想达到那流金淌银的成功目的地。

在穷人造到鄙夷的现实境地中,一掷千金,不是罪过;一贫如洗,却是没本事的象征。身陷贫困仅仅是小事一桩,令人难堪的是被人知道你的贫困。都市之中,旧贫对贫因已经麻木,常年腾挪闪转,设法求生;新贫作为刚入窘境的可怜儿,则费尽心机,遮掩贫穷,不断受到恐惧的折磨,害怕被人看破穷相。然而,不管在都市还是农村,很多赚到钱的人却很低调,根本没有专门去攀比炫富。对“伪富”攀比之人来说,与其费力伪装,真的不如多花点心思与力气努力挣钱。

对待金钱应“窄物质,宽精神”

生活中略嫌俗气的金钱有时像一部小说,需要拥有者细细品味。使自己心平如镜,不为算计金钱而绞尽脑汁,损伤自己的快乐,也不为结果如何而担惊受怕,这样的话,心理自会宽广坦荡,如沐春风。

窄的应该是钱财——物质,宽的应该是心界——精神。事实上,对于金钱的态度,透露着一个人的生活境界。国外有一位富翁,一生积攒了几千万,但有一个生活信条:过比收入低的日子。为何拥有大量物质财富,却要“清贫”呢?他认为,钱多也是一种压力,过比收入低的日子,不仅仅是“节俭”,而是求得一种心理平衡的要求。生活的豪华是没有限度的,而保持“低一个档次”的生活要求,使自己的心境较为宽松,舍去追赶、竞争的心理冲突,这样反倒惬意。

于是,他买了一辆中等级的轿车,拥有一幢中等的别墅,一切在随意中把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,结果自己的寿命也很长。这位富翁是很会用心理手段来实现自身心理平衡的,他离开了纷杂的金钱的竞争氛围,不同“高消费”这个“大腕”唱“竞争戏”,从而减轻了心理负荷。他有钱,但更有心理法宝。

尽管人人都希望都拥有黄金万两,但生活常常是“不公平”的,这种金钱营造的“不公平”是绝对的。作为平常人,适时舍去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,心理上有对待“不公”的承受能力,对暂时的“贫穷”就会表现出理智,就可以免去许多心理压力的侵扰——心有余力不足却要时时刻刻拼命追求黄金万两,在生活上攀比,是很容易陷进“不平衡”的心理陷阱的,那岂不太累?

不过,我们也切不可诋毁金钱,应当对它善加利用——比如,“压岁钱”不必封得那么“厚重”,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“宽窄”随意,别为了虚荣苦了自己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被虚荣心步步逼近,岂不把自己逼“急”了吗?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不断校正心理“落差”,会使自己时来运转。

老家的别墅与自己的轿车

宽窄说

宽窄自我观:小我与大我

人性有多深厚多宽广?似乎很难回答,就人的内在意识而言,这个东西可小可大、可窄可宽。在自我意识的层面上,可以说是又窄又小,它有空间和时间的界限,可能还要受到自我中心思维的局限,很多人的自我意识与其个体生存基本重合。但荣格告诉我们,其实在一个人的“自我”下面还有一个“自性”的层面,自性的内容多半处于潜意识和前意识当中,平常时我们几乎搞忘了它的存在。但一个人要想发展出丰满的、全面的、有境界的人生,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潜意识里的东西打捞出来,与自我一起发展出完整的自性。

一个人的存在是相当受限的,因而其经验世界是极其狭窄的。从时间来说,生年难满百,人生七十古来稀,人在世间停留的时间如白驹过隙,一闪而没,由于对时间的无奈,圣人曾留下叹息:“逝者如斯夫。”站在岸边望去,这条河流是年年岁岁无变化,山水相依,河流与青山一样的永恒,但细看流水毫不停留向东奔腾,正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也可以说是不变的河沿停不住的流水了。濯足清流,抽足再入,已非前水,西方哲学家也说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条河流”,因为人们看到了分别和差异。而从空间上说,人是极其渺小的,首先人的身体在体积上是小的,我们虽然傲然地站在生物链的顶端,但是遇到硕大这猛的动物不得不旗让躲闪,论块头论气力,跟大象狮子们相比,都只有甘拜下风,而与高山巨流等大自然的造物相比,我们更是只有俯首下拜,敬而有加;其次,就自然生命来讲,人只能算是千千万万种生灵当中的一种,且每种生物的空间分布和存留时间都有人类不可比拟的优势。

上下四方谓之宇,古往今来谓之宙,宇宙有多大?人有多小?“人生天地之间”,这话到底是自大呢还是自卑?当阿Q这样说的时候,他自己觉得很英雄,似乎已经顶天立地了,但读者反而觉得他可怜得很、渺小得很。而当杜甫说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”时,倒确实能带出那么一种崇高之感,所以阿Q嘴里说出的话,反而显示出他就是“古今小丑”了。王羲之在《兰亭序》中写下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,接着下来就忍不住发出“岂不痛哉”“悲夫”这样的感叹,虽然是三五同道相聚,至爱好友聚首,流水飞觞,高唱入云,但只要一停下来、静下来,已带了几分沉意的诗人们,微醺耳热朱颜酡,就不禁悲从中来,欢愉是那么短暂,朋友终会星散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诗歌本有豪放一说,但豪放也许只是诗人的一个面相而已,甚至是故作潇洒,其实他的内心是悲凉的、凄怆的。孟浩然写道: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”古往今来人如匆匆过客,都匆匆归西而去,这其间往圣先贤有莫逆于我心、又在此山水之间留下踪迹者,于此景并感此情,悲怆之感油然而生。阿Q当然没有悲的意识,他不懂得哀伤他的同伴、他的阶级,还手舞足蹈,所以只能是小丑了。

其实总是拿自身的有限与宇宙的无限来相比,有点自找苦头的味道,甚至说有点显得矫情,或者人们意识到只有这样才显得深沉吧?但毕竟,这种自我执着里面有自知之明、有敬畏,虽然心有不安,但却明白自己在这个威严的宇宙秩序里的位置。而今日中国社会里人们的自我意识早已改变,变得自高自大,自我膨胀得非常厉害,出门炫耀自己的穿着打扮、炫耀豪车,开会攀比级别、炫耀官位,城市建筑炫耀高楼、广场,艺术设计追求感官刺激,甚至教育也只管升学数量的展示——多少人考上了名校,连大学也争相攀比的是发表了多少论文、科研机构拿到了多少课题等,一片浮华虚幻的感觉,以大为美,以多为美,以奢为美。有史记载,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特别喜欢炫耀,引得项羽、刘邦对帝王之位垂涎欲滴,一代代传承直到今天,不遗余力地追求奢侈豪华那一套,已经变成我们的潜意识了。封建王朝已经垮台一百多年了,而似乎每个中国人心中都还顽固地存着帝王情结。

古人也好今人也好,太过执着于自我难免出现偏差,甚至闹出笑话。从前有个小和尚跟着师父出门,来到一条小河边,河水上涨淹没了石蹬,只得脱鞋准备涉水过去,却发现旁边一女子也是要过河,样子很是着急却又着实艰难,师徒俩看在眼里,解危济困,信义所在呀。可一个和尚,在这种情形如何帮助这样一个妙龄女子呢?正当徒弟内心还在交战,只见师父已背上这个女子到了对岸,自然各行其道,但徒弟终于忍不住了,问师父为何不避嫌,那有和尚背着个女子的道理?师父却只淡定地说,我已经放下了,怎么你还背着吗?可见小和尚修为尚浅,根本没有放下自我,所以在“我”与“她”之间还存有分别之心。

无独有偶,据说铃木大拙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

一个小和尚问师父:“我有佛性吗?”

师父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

小和尚不解:“您不是说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佛性的呀,连石头、花朵、鸟兽都有呢!”

师父却说:“是呀,那些东西都有,但你却例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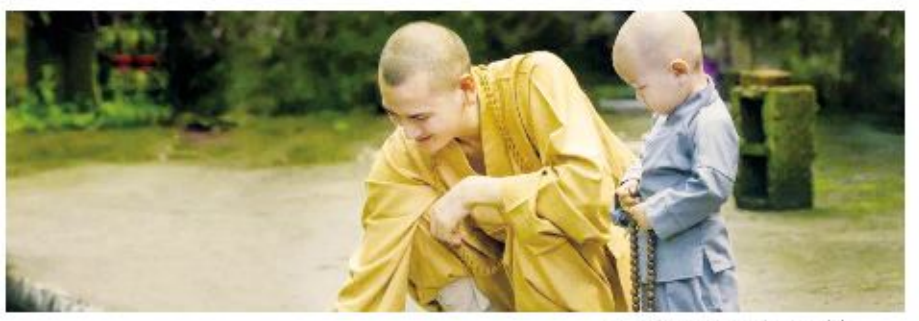
小和尚吃惊:“为什么我例外了?”

师父答曰:“因为你问了。”

到底是小和尚,道行不够,不能够突破自我的牢笼,思维就困住在狭窄的圈子里,始终想的是“我”有还是没有,“我”的得与失,不能生活在他的超越本源里,以一种孤立的状态生活着,处于一种自我封闭、自我设限的“监牢”里。

正如一滴水作为刚露很容易蒸发渐灭,但如果能汇入溪流江河并通向大海,就不敢低估这小小的滴水了,它的境界就是无边的大海,宽阔无比,它甚至能获得永生。在荣格心理学中,自我只是人性中极小的一部分,是个人能明确意识到的、尤其是他的现实处境赋予他的利弊条件,在此处境中他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得与失,他据此而自动地“趋利避害”,就是俗话所说的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,但是长期下去,他会越来越变得鼠目寸光,看到的其实都是锱铢微利,精打细算、锱铢必较,成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这种人干事前怕狼后怕虎,顾虑太多,承担不起责任,因为眼界和格局太小,人生必然收缩得很狭小,成为一个装在套子里的利己主义者。当然,一个人没有自我意识也不行,自我意识促使其按现实原则行事,这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讲是必须的。桑蚕做茧,茧壳就相当于人的“自我”,茧壳确实具有保护生命的作用,但若是作茧自缚,就不能突破到更高级的生命境界,所以蚕虫蜕变后,必须破茧而出。

为破解“自我”的捆绑,荣格发现并提出了“自性”的概念。对于人性和人心来讲,自性都是一个广阔天地,它超越了现实中的个人,超越了社会环境,这个时候,人的心灵的触角伸向了最久远最原始的人性基层,并越过了画地为牢的自我设限,此时的人心,已不只是为个人短浅的目标而在一个狭窄的胸腔里跳动的小小心脏,这颗心虽然也是为一个特定的血肉之躯供送血液和营养,但却是随着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节拍而跳动。由自我进入自性,就是从个体迈入集体,自性的具体内容,超出了自我的意识范围,很多东西已经属于潜意识层面了。自我与自性,前者有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,后者才是冰山的主体,只是在水下我们看不见。自性要如何才能触摸到呢?荣格认为,可以通过对梦的解析略知一二,也可以通过自由联想触摸到些,还可以从神话原型里探寻出来。一个进入自性中的人,就如滴水进入了大海,就能够活出完整的自己,其全可以发掘出无限的可能性,将自我的潜能最大可能地激发出来,因为在他的身上,就会吸取来自整个种族的力量和能源。在电影《阿凡达》里,生活在美丽的星球潘多拉上面的纳美人,虽然长着长长的尾巴,在我们人类看来似乎这就是没有完成进化的标记,因为按达尔文的进化学说,人类的猿猴祖先原先是有尾巴的,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对比:终于摆脱了耻辱的尾巴而进化为高级物种的人类与处在“原始野蛮”时期的长相怪异的纳美人,但颠转过来的是,前者演化为极端自私、唯利是图,因而也是将自我发展到极端的生物,而后者虽样貌原始却保留了与集体和大地的联系,他们的尾巴就是这一相互联系的触觉器官,而当他们突破了个体的限制,感应到原始能量中心的召唤,也就通达了整个民族与大自然的能量之源,从而成为真正的神圣和英雄。**（本文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《宽窄九章——写给大众的哲学》一书中第九章《宽窄启示录》之第一节《宽窄自我观:小我与大我》一文,有删节）**



大和尚与"小和尚"的禅机